

源於奧運
李漢源

體育賽事的「靚畫面」

在體育媒體中，電視公用信號是觀眾收看英超足球或奧運賽事的主要途徑，因為體育賽事最重要的就是「畫面」。自1980年進入體育媒體以來，筆者在報館工作時，外出採訪必帶相機，除了拍攝比賽過程、事件發生的瞬間外，還需收集賽事資料、進行訪問；拍攝入球的瞬間或跑步衝線的時刻，回到報館後，依據採訪結果撰寫稿件，並選擇最合適的照片完成工作。

隨後進入電視台工作，採訪不再是單打獨鬥，而是需要與攝影師協作。出發前，除了準備採訪資料，還需明確告訴攝影師需要的畫面，例如在哪裏拍攝、需要寬闊的比賽過程畫面或近鏡頭捕捉運動員的反應。通常一分鐘的片段需要十多到二十個不同的畫面來配合。拍攝完成後進行剪輯，通過畫面講述故事，最後再將畫面配上對白，這樣就完成了工作，可以播放給觀眾觀看。這種方式稱為ENG拍攝(Electronic News Gathering)，與報紙的採訪流程類似。

隨着科技的發展和觀眾需求的提高，重要體育賽事多數會進行直播。2024年巴黎奧運會的所有比賽都提供共用信號，總計達到10,000小時的直播內容，觀眾能第一時間看到賽事進程，直播成為主流。ENG拍攝後編輯的片段通常會有延遲，而直播則需要更多

人力和物力支持，這也是奧運版權費用昂貴的原因。直播團隊需長期計劃，這種直播方式被稱為OB(Outdoor Broadcasting)，亦即將電視台的錄影設備搬至現場製作，有時設備甚至比錄影廠更多。

在香港，目前尚未有專門的課程訓練這方面的技能，所謂「老行尊」亦是靠實戰去累積經驗，而新入行的後輩通常是在工作中學習；但其他地區則開始慢慢重視這項專業，有志志入行者打開歡迎之門，亦為行業有系統地提供一些新血。例如北京體育大學新聞系的三年級學生便會接受如何安放攝影機、操作拍攝及選擇畫面的訓練，因為當這些年輕人成為導演時，在比賽中往往需迅速做出決定，選擇展示的畫面，這對導演的能力是一大考驗。

在筆者擔任足球賽導演時，通常會選擇在比賽暫停時播放慢鏡頭，例如界外球、龍門球或球員受傷等情況，這樣就不會影響觀眾觀看比賽的流暢度。體育媒體的每一個決策，都是為了更好地服務觀眾，讓他們能夠在第一時間感受到賽事的激烈與精彩。這些精心的安排和專業的運作，確保了觀眾能夠在第一時間享受體育賽事的每一個瞬間。

無論是ENG還是OB直播，這些技術和團隊的努力都彰顯了體育媒體在現代體育中不可或缺的角色，讓每一場比賽都更加生動和精彩。



方寸不亂
方芳

火山口「太空漫步」

內蒙旅遊離不開草原與沙漠的主題，來一個火山口「太空漫步」，頗有歷奇感。這次到內蒙中部烏蘭察布的烏蘭哈達火山地質公園，這是內蒙1萬年以來有噴發過的年輕休眠火山，30多座火山集草原火山群、熔岩地貌和堰塞湖景觀，是世界上罕見的「天然火山博物館」，2012年才被外界所知，大量遊客湧入，今天已成為3A級旅遊景區。

火山有修建的簡單登山步道和水泥台階，長者和小孩很輕鬆就登頂了，在火山口邊緣漫步，有小攤賣火山石、煙火棒，也有出租太空服予遊客打卡。不少年輕人和小朋友穿上太空服飾，扮演「太空人」著陸，點上彩煙棒，有點迷幻歷險感覺。

太空人與烏蘭哈達火山有什麼關係？原來神舟系列飛船的返回艙，大都是選擇內蒙烏蘭察布的四子王旗著陸，烏蘭哈達火山群就在烏蘭察布內，地理上有認同感，同時火山地貌又具有「太空感」。據當地導遊說，內蒙具備太空飛船返回艙著陸的條件，開闊的沙質草原不太硬也不太軟，降落平穩，成功率高，容易發現，大氣能見度高。

烏蘭哈達火山地質公園爆紅後，2021年國慶假期，遊客激增到60萬人次。我們此行正值暑假末段，自駕遊最後衝刺，迎來觀光的小旺季。本來，大草原的意境，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如今是車停停，睡醒醒，風吹草低見車龍，在草原開了兩個多小時，真不敢想像假期旺季的草原，會是什麼樣的光景。

內蒙的旅遊資源豐富，火山、草原、沙漠，純淨的天地，地質專家呼籲「尊重自然」。然而，大量自駕遊的到來，對當地生態造成破壞，有社交媒體還將挖瑪瑙包裝成打卡項目，在烏蘭哈達火山口上，似乎沒有垃圾桶設備，孩子們燒完的彩煙棒隨地亂棄，若要更進一步打造「火山草原體驗度假區」，更需要有系統的管理，開發的同時要加大保育力度。

內蒙上半年接待香港遊客3萬5千多人次，香港客人的花費超3千萬美元(約2億3千萬港幣)，他們認為香港客人具國際視野，所以為對接香港市場，開通內蒙與香港之間直飛定期航線，還要加密航線；內蒙當地與香港開展研學合作，又推動「百萬青年看祖國」項目，內蒙遊客到香港又有「維港之約」，推動兩地的互動交往。



小朋友在火山口，穿上「太空服」點燃彩煙棒。作者供圖



書聲蘭語
廖書蘭

台北牯嶺街的收藏

近期返台北一趟，在老同學的聚會中，認識一位收藏家趙子瞻，他談起在牯嶺街、光華商場搜尋寶藏的日子，勾起了我的回憶。想起我的少年時代，也經常到牯嶺街，從南海路這頭逛到水源路那頭，經過和平西路尋寶藏。那街道的一邊是椰子樹和尤加利樹的樹影微風，一邊是日式的矮房巷弄。牯嶺街上約有兩百多家的舊書攤和古玩字畫攤，成為一道中華文化風景。書海奇觀，令人不禁發思古之幽情。

有個禮拜天我在家洗完頭髮，就急急忙忙趕到牯嶺街尋寶，任由陽光與微風把我的頭髮吹乾，蕩漾在一片書海裏，好不幸福。後來因都市規劃街道拓寬，牯嶺街的風景不復再見，書攤與古玩字畫攤搬移到光華商場。我曾發瘋似地在台北舊書攤到處尋找白先勇的《現代文學》從創刊號到最後一集，當全部找齊了，那份滿足感真是無與倫比。自搬到光華商場後，我去過五六次；由於在地下室，感覺失去了那種藍天白雲綠蔭下翻書閱讀的優游自在，就少了興致。牯嶺街的文化風情消失後，我也在光華商場找到僅差的最後一本《現代文學》，也就不再前往書海尋寶了。

而趙子瞻不同，仍經常光顧光華商場地下室，並樂此不疲；他的收藏量實屬驚人，幾乎達到癡迷的程度。他曾在牯嶺街遇到李敖、林銜道不下20餘次，被稱為牯嶺街的三大收藏家；他比李敖小20歲，李敖又比林銜道小20歲。他說：「印象中林銜道臉圓圓的，很樸素，主要來找有關台灣寺廟書籍，是台灣的歷史學家，板橋林家後裔，曾任台灣省文獻會主任委員。」而對李敖的印象是：看到喜歡的古籍書總會叫老闆過來問：「這本書你是從哪裏搜來的？」趙子瞻曾看過李敖買到《中國古

典文學細微》上下兩冊，笑得十分燦爛！趙子瞻在收藏中學習，幾乎手不釋卷地閱讀，填補他對中國浩瀚文學之不足，這也影響他日後大量收集古籍字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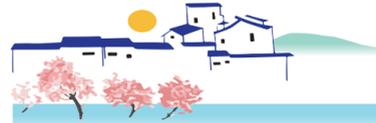
趙子瞻收藏一本陸軍高級將官班名冊，內有孫元良的名字(著名演員秦漢父親)，其通訊地址即在他家側光明路151號，令趙子瞻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門牌只有149號，根本沒有151號。

光華商場有位店家吳伯伯有兩個店舖，曾要以新台幣10萬元將兩店舖裏的所有物品全轉讓給他，趙子瞻以為是說說而已，沒當一回事，過了半个月再去時，吳伯伯已經結業到美國跟孩子一起住了，趙子瞻愣住了！以當時兩個大店舖內的收藏品，約可賣到1,000萬元！另一個店家隋媽媽在2000年時，以600萬元出讓，接手的店家改賣CD光碟。是的，我曾在回台北時，特地去光華商場看看，發現裏面賣的是CD唱片，真的是物換星移，物非人亦非。

趙子瞻的收藏愛好從五六歲開始，家住北投光明路149號，前面租給聯合報辦事處，那些叔叔伯伯擔任記者，閒暇時下棋、唱京劇、談歷史和對大陸家鄉的思念，是一班互慰鄉愁的文人。趙子瞻耳濡目染，對中華傳統文化充滿著崇敬與熱愛，神往自己的根來自大陸中原。他認為自己是個不折不扣的中國人，並深信中華民族將永續發展，昂首挺立於世界。



趙子瞻與父親趙炳文欣賞白萬歲的賀壽墨寶。作者供圖



百家廊
邵山

歸途

戰爭，這個殘酷的詞眼，一旦降臨便如狂風驟雨，瞬間打破人們原本安寧的生活，我的外公外婆亦不能倖免。

上世紀三十年代，我的外公邵乃勳先生任香港中華書局材料設備科的科長，與外婆和他們3個在香港出生的孩子同住。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年末香港淪陷，老人和學齡的孩子已先後返回老家無錫。日本人轟炸香港時，位於九龍的中華書局被炸，香港淪陷後日軍對中華書局實行了嚴苛的軍管，掠去大量現鈔和該廠承印的中國政府的鈔票和公債券，以及大量的印鈔紙、凸版紙、捲筒紙、油墨等足夠該廠3年使用、裝滿了5個倉庫的印刷器材，甚至把當時日本沒有的、德國進口的凹版印鈔機拆除運回了日本，書局幾近癱瘓。

因不堪日本人的殘暴、掠奪和欺辱，外公和書局的同事們在中國共產黨地下黨組織的幫助下，決定自發撤離香港。中華書局的同事們分成了三路從香港撤離。一路向中華書局總管理處所在地重慶撤離，一路經走廣東、江西抵達江浙，還有一路乘船由海路返回上海。1942年春，我的外公邵乃勳帶領江浙同事和家屬300多號人自香港出發，踏上了漫漫的返鄉之

路。他肩挑兩個籬筐，一頭一個孩子，外婆懷抱襁褓中的嬰兒，長途跋涉，風餐露宿，忍飢挨餓，在那個兵荒馬亂的年代真是生死難料。

作為領隊負責人，外公要每天安排好步行的路線和行程，躲避紛飛的戰火和沿途的盜匪，向途中的村莊或鄉親尋求幫助，照顧同行的老弱婦孺，尋找裹腹充飢的食物和落腳的地方，還要保證不讓一個人落隊。我的外婆是一位拆掉了裹腳布的柔弱女人，但為母則剛，一路上她背負兒女和丈夫的囑託，用她那雙變形的纏足一步一步丈量着艱辛和苦難。他們走過了韶關、贛州，坐船到南昌，再坐火車抵達南京，穿越了日軍控制區和國統區。他們跨過了炮火轟炸過的坑窪土路，也穿過泥濘的鄉間小路，他們目睹了被炸毀坍塌的橋樑，也在鄉親的幫助下漁船渡江。他們一次又一次地闖過關卡盤查和封鎖線，也在深山老林裏疲於奔命尋找出路。他們遭遇了日寇的刀槍拳腳，也得到了鄉親的幫助，特別得到了陌生人贈與的珍貴地圖。他們就是這樣，憑着堅定信念和堅韌頑強，千里迢迢奔赴而行。

得知他們撤離香港的消息後，老家無錫的太(外)祖父、太(外)祖母度日

如年，寢食難安，不知兒女們何時能平安歸來。尤其是太(外)祖母，她請來算命先生到家中占卜。算命先生帶來一隻鸚鵡和一卦占卜牌，他打開占卜牌，由鸚鵡在其中叼起一張，是一張小鬼圖案的牌，算命先生看了看牌說再來一次吧，洗牌後鸚鵡再次叼起仍是一張小鬼圖案的牌，算命先生「哎喲」一聲說，有一個孩子怕是保不住了。太(外)祖父、太(外)祖母聽聞，心情頓時墜入深淵，憂心如焚，二老對着油燈，一夜沒有合眼。

4個月後的一個夏夜，當外公外婆風塵僕僕地回到無錫蘇家弄，肩挑懷抱的一家人出現在家門前，一個不少，齊齊整整，太(外)祖父、太(外)祖母驚喜交加，喜極而泣。而離開香港走海路回上海的客輪遇到水雷，船上乘客全部遇難。數月後，外婆懷裏那個孩子因病夭折。後來，外公挑子裏的那個女孩成為了我的媽媽。抗戰勝利後，外公回到上海中華書局工作，直至退休。

外公外婆的逃難經歷，是對戰爭殘酷無情的控訴，對和平最深切的呼喚。他們讓我明白，所有的歲月靜好，並非理所當然。到了今天，我們會更加珍惜這份來之不易的安寧生活，並誠摯地致敬每一個願為他人負重前行的人。



翠袖乾坤
連盈慧

「太兇」原是假太空

吸煙容易戒煙難。戒煙，相信還是得看每個煙民的意志力和決心，家父打從青年時代吸煙，一直幾十年不曾間斷過，自從一次胃病發作，醫生勸他戒煙，他二話不說，坐言起行，即時便鼓他年輕時有過的創業精神，一夜之間就與煙絕緣了。

另一個戒煙戒得爽快的是「家廚」，他坦言20歲時不想人家叫他「小朋友」，為了表示成熟，覺得跟抽煙的老大哥聚在一起談話時更有親切感，認為吸煙「有型」，才不自覺抽起煙來。後來漸漸感到衣袋中的煙包火柴成了障礙物，加以學不懂朋友噴出得意的煙圈，上不了癮，沒趣，不耐煩，就戒了。

不少煙民都說戒煙是一等苦事，煙癮發作時比飢餓更難受，有人以為吃糖可以止癮，可是吃到患上糖尿，煙還是戒不成。

前兩輩人吸煙，只是不知道煙的害處，煙商廣告中「香煙」的「香」字誘人，才是無形的大陷阱，當時一

眾老懵懂煙民，流傳「飯後一支煙，快活過神仙」的口頭禪，就算明知有害，好勝好勇不甘離群的年輕人，為了與同輩打成一片，看到大夥兒吸煙，也就跟團湊興了。「太空油」比香煙的「香」尤其來得誘人，想到太空兩字飄飄然，年輕人一時好奇貪玩，不知空即是兇，就這樣中了圈套。

好幾次看到挨在人家店門旁邊的女孩子，自我陶醉手持着那管簍子般纖細的管狀物體，便知是類似太空油混入的電子煙(通常還多見於女性)，那副準備升天自以為得意的遊魂神態，真是可憐又可笑。

太空油實名「太兇」不會錯，一經上癮，已等同吸毒，顫抖頭暈站不穩事小，甚至失去知覺導致腦部受損失憶，後果非常嚴重，試問以青春作生命賭注的男女勇士是否承受得起？Etomidate(依托咪酯)還是譯音譯不出意，就不如索性直譯「呢嗲味死」。



無論是電子煙還是太空油，都危害健康。作者供圖



琴台客棧
伍采采

南島的《灣區詩篇》

我與南島兄與其說是老友，不如說是熟悉的「陌生人」。我們在深圳常一起參加一些文藝活動或是老友聚會，見面時，我這個「社恐症」重度患者是十分靦腆的，南島在我身側每每亦是靦腆的，我們多是點頭寒暄兩句便作罷。彼此更多的了解是在我們共同的朋友口中，或是網上的朋友圈。

因此，收到南島兄寄來的他剛出版的詩集時我是有些意外，以至於有些受寵若驚的。當即將詩集拆開，洗淨雙手讀起來。

在當下這個物慾橫流，地球上有一部分人還處在生存危機中的時代，寫詩和讀詩都是一件奢侈的事情。然而，打開南島那本設計精巧、輕盈，放在手心就如同掬起一捧湛藍的海水般的詩集時，又會覺得，寫詩和讀詩都是自然的了。

南島的詩集被他命名為《灣區詩篇》。我的深圳老友中多數男性都是儒雅的，南島亦如此，他身上還有一種厚重的、經過歲月打磨後仍舊存在稜角的溫潤，他的詩中也有着同樣的味道。現今絕大部分詩人寫詩，都會給每一首詩起一個標題，南島卻是兩樣，他的詩沒有標題，他把《灣區詩篇》分為7個篇章，每一個篇章裏的每一首詩都與大海

有關，各自獨立，又緊密相連，像是海面綿延不斷、一波緊接一波的浪潮，或輕或重地，拍打着讀者的眼或心。

進入南島的詩篇是需要一些勇氣的。他的第一篇《高貴的事物通向大海》，就讓我嗅到了我在少女時代讀波德萊爾時的疼痛的氣息。果然，當我凝神屏氣讀了幾頁之後，便看到了南島寫的「帆船/少年/海面上靜止不動/會呼吸的痛/順着主帆/掉進海的臂彎……」而後又有「當島嶼的舊屋發出煤油味/我們/重又關閉港口/用假山海魚池造景……」

「如果海灣讓大多數人變得深沉時/你可能會腳踏着積水的海灘/遊蕩到/海神廟/你甚至記得/有人邀請你/和我一起出海吧/這裏的一切/都在違背海洋的意願……」南島的「痛」很節制，但像一根根細小的鋼針，遍布在他充滿「陽光/樹葉/海浪/海風/海鳥/金槍魚/沙丁魚/對岸的垃圾場……」的句子中，當他的詩句在我們的舌尖翻滾，所有的味道都在提醒人：要痛、要清醒。於是他在《我們之間的海灣》裏寫「港灣的夜色有點煽情/供養着藍白紅的風采/人心要更藍」與「我在海邊居住/就是不想/見到你們視海如家的德性」；然而痛歸痛，清醒卻是「有如一頭擱淺的藍鯨/身心湛藍/卻無法救援」。

南島在他的詩篇裏對大海的熱愛，對人類給海洋帶來的破壞感到的愧疚、無奈，以及心懷的希望也像海浪一樣一層一層地翻捲着，他在《為一朵浪花焦慮》裏淡淡地寫「我只是懷念故國的海了……有人聽說過/我們是故國欠下的債務/在海面暫住/時刻面臨交叉違約的風險。」南島就這樣或濃或淡地、或時尚或古典地，用上帝視角去看我們眼前的海洋，和那些依賴海洋卻又不斷在破壞海洋的人類。他的7個篇章，恰如上帝造物用的7天。

在最後的篇章裏南島寫下「海島唯一的罪過/就是一群權貴的沉浮/這海島的每一個單詞/都在/創造典論/擦亮你們疼痛的光澤」，然後他謙卑地自語：「至於蹲伏在船角的我/維持聆聽/為古典主義的海/作清晰的人格擔保。」掩卷時，我再次想起波德萊爾、想起別人評價波德萊爾那句「生活在惡之中，愛的卻是善」。而南島這部寫給大海的詩篇，亦是充滿了善和愛的，正如他詩中那句：「一朵海的浪花/閃耀在我們臉上/這異乎尋常/有點耶穌之光的意味。」



南島的《灣區詩篇》。作者供圖



欣有靈犀
王欣

夏日京城閒趣

對北京的喜愛，是埋在骨子裏的，或許自小就去得多的緣故，春夏秋冬，每個季節都曾踏足京城的胡同和郊野。可惜，最終沒有定居在這座令人流連忘返的城，唯有抽空探訪，好處是，更加珍惜和這座城的「偶遇」。

在香港，是體會不到京城的大，也體會不到四季分明。從上一個暑假開始，都會帶着孩子去北京過幾日，讓他們感受一下什麼是氣勢雄偉的建築，什麼是連綿巍峨的山脈，什麼是古代皇家園林的莊嚴，什麼是胡同巷弄間的市井氣息。

今年暑假接近尾聲的時候，帶着孩子夜爬八達嶺長城，遊客少了很多，體驗感增強了很多。我們傍晚6點半開始登城，夜幕仍未落下，烽火台之間的城牆都裝置了黃色的燈光，勾勒出一條金色的巨龍，蜿蜒盤旋在燕山脊線。孩子們忘記白天徒步的疲累，一口氣爬到最上面的烽火台，望向巍峨的山巒，感慨這千百年來的偉大壯舉。學習歷史，最好的方式是讓孩子置身於「歷史現場」，登上長城，是踏上一堂跨越時空的實境課。於此，孩子們大都理解了為何都說「不到長城非好汉」，更深刻體會到國家和民族身份認同的重要性，感受當年勇士們不畏艱險的意志，於壯闊山河間激

盪出胸懷天下的格局。令我回味無窮的則是坐在頤和園遊船上的閒暇時光。泛舟於昆明湖，不遠處就有十七孔橋橫跨湖面，對面的萬壽山以及山下的湖景和船舶構成了一幅安靜美好的中國畫。不禁感慨，古時只有帝王能夠蒞臨的園林，如今也成為百姓可以隨時踏足欣賞的勝地，生於如今這個時代，何其幸也。

到了北京，當地的朋友會推薦我們吃一些地道的京菜和小吃，不外乎北京烤鴨、涮羊肉和「驢打滾」這些。熱心的當地導遊哥推薦我們去護國寺品嘗小吃，除了有北京的甜食之外，還有清真菜，佳哥強調，清真菜主要是沒有預製菜，都是即叫即做，價格也相當親民。

孩子們最喜歡的是涮羊肉，主要因為對涮羊肉所用的銅鍋感興趣。他們圍着銅鍋觀察湯煮沸後，水汽從中間的氣筒中出來，在燈光下盤旋，覺得有趣極了。老北京的銅鍋，的確吃火鍋這種看似普通的飲食方法，變得更加有儀式感。夾幾片新鮮的羊肉，在清湯裏只需涮十秒，便可蘸上胡麻醬，送入口中，羊肉混合胡麻醬的鮮香交織在一起，令人欲罷不能。

探訪夏日的京城，有許多樂趣，離開時，已開始盤算着秋天再去香山摘幾片紅色的楓葉。